

回憶白沙女子師院

曹文英

綠野平疇茅舍處處

民國廿九年教育部曾在四川省江津縣白沙鎮郊外創立了一所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院長是名心理學家謝循初先生。初建校舍，筆路藍縷，開闢山林。院歌中有一句：「層層締造高自阜」，乃真實的寫照！這兒周遭是綠野平疇，澗溪潺湲，茅舍處處，確是世外桃源。我是民國卅年十月，以安徽省優良小學教師保送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科就讀。科主任是吳伯甸老師；教授我們的詞選及各體文習作。他身材中等微胖，經常一襲灰布長衫，面容嚴肅中透露憂鬱；授課時，精神專注，講述詞選時，更是神采飛揚，渾然忘我。他平日對於我們似乎毫不關心；可是當下學期開始時，他踏上講臺，笑容滿面地說：「妳們的成績比國文系的同學好，她們不會輕視妳們啦！」我們聽了，皆大歡喜。

私會外子險被開除

記得有一次週末，全院師生遠足油溪，外子自陪都重慶市遠來會晤，我便離隊偕往白沙鎮。

當晚我忽然發燒，延醫診治，住在南京飯店，翌晨拜託白沙鎮鍾姓女同學代向訓導處請病假；誰知這位傻大姐，將我的實情一本奏上！那時師院的黃訓導主任是位老小姐，傾聽之下，大發雷霆道：「今晚再不返校，立即開除！」幸有同寢室的畢同學，僱一校工，連夜趕五里路，找到旅舍，促我立刻返校。

當晚十時，黃主任率訓育員一人，手持電筒，首查十二宿舍，看到我躺在床上，悻悻然離去。次日科主任吳老師授課畢，喚我到她面前，低聲說：「黃主任要記你一次大過，並掛牌示警，你有困難嗎？」我囁嚅答：「沒有關係。」他道：「那就好！其實大學生是可以自主的。」不久，一切事都煙消雲散，這真要感謝吳主任的關注。遙想抗戰勝利後，他一定飛奔滬市，陪伴師母了，默禱他老人家安然無恙。

魏建功音韻學權威

魏老師建功是音韻學權威，教學十分嚴厲，授課時滔滔不絕，越說越有勁！他老人家從不點名，却指人呼名絕無差錯，堪與唐代張中丞媲美。

！我們畢業前，必須試教。一日下午，我在詢詹師途中，邂逅魏師：「妳匆匆忙忙地做什麼？」我說：「請詹師指導我關於試教課文事。」他道：「我指導妳，我家就在這兒！」我只得跟他進屋，向師母請了安。他命我拿出課本，問我那一課？我說「祭妹文」，他便開始囑我一句句地跟他讀，然後要我讀給他聽，不對，立刻糾正，直到他滿意為止！因為天已向晚，他叮囑我明天再來！

翌日下午，我不敢不去！魏師訓「祭」字，照說文解字傳授，我一一牢記在心頭。

試教日到，詹師訝異我從未去找他，我將魏師指導經過向他報告，他苦笑說：「他沒有教過中學生，恐學生很難接受啊！」我說：「他很熱心，要去附中看我試教呢！」萬幸試教結果魏師還滿意；我底心頭方落下巨石！由此可知：魏師正是「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良師！

余雪曼師多才多藝

余師雪曼寫的瘦金體字及畫，人稱雙絕，且

諳歧黃之術，可謂多才多藝。他教授「文學史」，板書龍飛鳳舞，令我激賞！我有時凝視板書，竟無心聽課，真是罪過。

一次下課後，我們問他：「有無師母？」他笑說：「待考！」接着向他求畫，他慨然應允。

他再度授課時，將一幅山水油印畫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大家無奈地齊聲道：「謝謝！」霎時下課後，油印畫滿地飛揚！某日下午一、二節「文學史」，余師睡眼惺忪，匆匆趕來。我正全神貫注地寫筆記，忽然傳來紙條：「看老師的鞋兒！」我的眼光遂射向他的腳部：左足是圓頭黃皮鞋；右足是尖頭黑皮鞋，我幾乎笑出聲來！下課號響，他慌忙離去，第二節上課時，鞋子換成同色黃的了。他現在執教香江，已與吳練青女士結婚；臺省書店有伊唐詩評解及余師所寫之「千字文帖」出售。詹瑛老師教我們詩經及「國文教學法」，他也是中等身材，較年輕，約卅歲左右。面圓髮黃，不時會臉紅，且笑口常開，慣穿土色長衫，同學們背地呼他：「黃毛」，實在大不敬。

暑假時，我和詹師偶有書信往還，他總是不憚煩地為我解決課業上的疑難。有一回，他來函說：「妳已經結婚了，最近我才知道！」我立刻覆信云：「難道我結了婚，就不是你的學生？」記得他最後給我的一封信：囑我返校，繼續讀一年，就是學士了。並且告訴我，同班已有兩位熊姓同學歸去。可惜我已回到家鄉蕪湖，千里迢迢，外子不會放行，我也不敢隻身前往，辜負了老師的好意。後來他與我的級友謝道瑜結婚，在南京我們曾相見，現在料在美國，願他家庭安樂。

臺靜農師慈藹可親

臺師靜農教我們專書選讀「史記及中國小說史」。他老身材修長，慈藹可親。講書時聲音平穩。善雕刻玉石，尤擅長書法。現已自臺大教授任上退休，他是自由中國的名教授兼書法家之一。我曾幸獲老師賜字一幅及手刻印章一顆，可惜均未攜出，乃終身憾事！我於民國四十年由河內轉香港來臺，拜訪臺老師，他百忙中毫不憚煩地為我辦妥保證書，我才能取得教部補發的畢業證明書，得以在本省擔任省中國文教員，解決了迫切的生活問題。在此，我祝福他老耄壽康樂。

此外，尚有名師胡小石教授，他老曾任師院國文系主任，惟在校時間甚少，三年中，我只見過幾次。老師來院講授離騷，造成大轟動：一間相當大的教室，擠滿了國文系的師生，窗外走廊上，人頭鑽動；外系的同學聞風而來，可謂漪歎盛哉！

茹苦含辛弦歌一堂

最後談談我們日常生活的概況：(一)食——政府供給食米及副食費：所謂八寶飯，米裡有砂子、稗子等，千金小姐無法下咽，我們賴以維生。每月打牙祭一次，到了這一天，一號可熱鬧啦；同學們川流不息，可謂樂極生悲！飲、用水都是校工以木桶從河邊挑來的，夾雜黃泥，也只好飲用它！(二)衣——川省同學較佳；戰區同學就可憐啦！幾件帶來的舊衣換着穿，實在沒辦法，便利用課餘，將衣服反轉來，重新縫製，四周滾黑布寬條

，竟然別有韻味呢！(三)住——全院學生一律住校：一間宿舍住十二人，兩對面各置三張雙架木床，中央直行連着三張書桌，每人佔有一個櫃子，如是而已！(四)照明——晚間每人一盞桐油燈；約尺來高，頂端如極小的茶壺，將一絳棉紗貫穿壺嘴，壺中注入桐油，燃着紗芯，便帶來一枝燭的光圈！手執其耳，走到那兒，帶到那兒。感謝上蒼；我沒有成近視，也沒有染上肺病！憶及鮮明的一幕：有位自陪都駕臨敝院的學者，院方爲了把握良機，恭請講述世界大勢，就在當晚集合我們於大操場，我們一千多位同學，每人手持一盞燈，頓時如繁星閃爍，煞是美觀！那時，正值抗戰的艱苦時期，物力奇缺，我們的非常清苦；絕不是目前寶島上的青年學子所能想像於萬一！可是在師院中，大批來自戰區的少女們都能茹苦含辛，弦歌一堂！我們有着共同的信念：終必有一天，打倒萬惡的敵人，光復壯麗的河山！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希望作家們撰稿以真實傳奇、跌宕趣談、名人傳記、現代史話、懷舊憶往爲主，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